旁白:

打开他家门的时候，我被眼前的情景吓了一跳。

地上铺满了雪白纸张，纸上是密密麻麻的数字与符号，四面窗帘拉着，天花板上垂下的吊灯却亮得刺目。屋子一角，摆着一只巨大的鱼缸，有金鱼在游动。

查理苏坐在沙发上，额发的阴影笼罩着他的眼眸，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前方。

我:

查理苏，你不会一晚上没睡吧?

查理苏:

你太小看自己的未婚夫了，是三个晚上没睡。

我:

这种事都要炫耀……等等，三个晚上?!

旁白:

我有些紧张地打量着他，生怕他一个不留神就倒了不去。

查理苏:

别看了，更长时间不睡我也有过。

这点不算什么。

旁白:

关掉吊灯，把窗帘拉开，再放进来一点新鲜的空气，我在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已经做了这些。

转过头，便看到查理苏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。

查理苏:

嗯，像个女主人。我喜欢。

旁白:

一如既往的调侃语气，一如既往的嚣张笑意，但在看到他的眼眸时，我明白一切并不是相同的。

他的眼镜是消沉的。

那双瞳仁比任何时候都黯淡。

我沉默了一会儿，拿出这几天整理好的采访。

查理苏看了很久，久得我以为他已经变成一尊雕像。

查理苏:

是一样的。

我:

什么是一样的？

查理苏:

数字，编号。

旁白:

他站起身来，像是一个幽魂，无比迅捷地游弋在地上的纸张之间，没有碰乱任何一张。

查理苏:

DO5517，严重不良反应，3月9日开始持续性高热。

旁白:

他弯下腰，拿起一张纸。

查理苏:

DO3067，严重不良反应，3月3日起呼吸困难,3月5日死亡。

旁白:

又是一张。

查理苏:

D02367，轻微不良反应，2月1日起背部红疹,3月17日肺部感染死亡。

旁白:

又一张。

他的动作精准而直接，我看着眼前的场景，喘不过气。

我:

查理苏，这些纸上写的到底是什么?

查理苏:

是人。

接受临床药物试验的人。

他们的数据储存在NOVATEN总部电脑的机密文件夹里。

我:

你之前是——

查理苏:

我回去了一趟。数据库的密码没有改过，还是我母亲的生日。

旁白:

他平静地说着，可是我无端觉得,他将要哭了。

查理苏:

这些人没有名字。但他们的编号，你不觉得熟悉吗?

旁白:

我觉得熟悉，因为那段话我们看了太多次，几乎能够背诵。

我:

“我在那里的编号是05517，总是很晚才轮到”……这个编号，是小朗。

查理苏:

还有这些日期。

所有日期，全部都能对上。

旁白:

我愣怔地看着他。

我:

你是在说NOVATEN药业集团……

查理苏:

非法试药。

旁白:

查理苏在我之前将这个词说了出来。

查理苏:

用育达书院的学生，非法试药。

未婚妻，你和我说过，育达书院的建立是血族为了进行人体试验。

可是如果我告诉你，这些学生同时还在经历非法试药呢?

旁白:

他走到我身边，蹲下，将一份尤为厚实的报告放在我的膝头。

D0001。

查理苏:

这是我的母亲。D0001号受试者。

但她不是第一个使用迭代药物的人，她应该在Ⅱ期药物试验通过之后才开始服药。

可是她病得太重，等不了那么久,病得又太特殊，几乎没有相似的临床病例。

即便如此，她所用的剂量还是很小。

旁白:

他用没有间断的语调诉说着，就像在说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一件无关紧要的事。

查理苏:

还有那个名字——

除了我母亲的报告，每份试药报告上都写着孙泰中。

旁白:

那三个字就在我们面前，灼伤眼球。

我将手按上他的肩膀，那里传来微不可察的颤动。

可是下一秒，我发现那分明是我的颤动。

我无法给予他任何安慰，一颗惶惑的心无法安抚另一颗惶惑的心。

我们一直践踏着恐惧所追寻的答案，最终要成为那被践踏之物的利刃，来刺穿我们了。

我:

查理苏，查理苏。

旁白:

我叫他的名字。

我:

我们冷静一点,再想一想。

查理苏:

我很冷静。未婚妻，你怎么看起来要哭了?

那是我的家事，和你没关系。

旁白:

查理苏轻轻抬起我的脸，在我酸胀的眼眶边揉了揉。

我开口想说什么，却发现他的额头上布满大滴大滴的汗珠，脸色苍白，嘴唇也失去了血色。

我:

你怎么了？

查理苏:

没什么，有点头疼而已。

我:

头疼?之前的药在哪里,我去帮你拿!

查理苏:

别去。

旁白:

他的拇指轻柔地覆在我的眼角。

查理苏:

我不会吃了。

旁白:

是了，For My Son。那是他父亲为了他做出的药。

我不敢再想下去，不会的。

我努力做出镇定的样子，向他笑了一笑，但想必比哭还要难看。

我:

那怎么办，会不会很难受?

查理苏:

不难受。很快就好。

旁白:

他默默地看着我，一言不发，我们之间这样的时候很少，所以我无法从中感到平静。

然后，那个汗津津的额头贴了上来。

我们没有闭上眼睛,从很近很近的地方看那双深紫色的眼瞳，几乎是在看一簇光，一点一点散开去，散到尽处——

最终变成一团虚无，就好像一切过于澄澈的东西，最后都会走向的那样。

夜幕降临，这是我踏入这扇房门后的第十三个小时。

我强迫自己思考，可是连要思考些什么，都没有头绪。

查理苏说谎了，他的头疼没有好转，尽管他竭力掩饰，但我能看得出来。

哒。又是响指声。

他只是在不停地重复打响指的动作，有时候没有打响，有时候打出了声音，一盏声控的落地灯明明暗暗。

以前，这声音有这样频繁吗?

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仿佛就是他的父亲来到这里之后。哒，哒，这声音就像是不祥的脚步踏近。

查理苏:

未婚妻。

我:

嗯？

查理苏:

我要去找他。

NOVATEN和孙泰中达成了协议，医院的患者现在很危险。

旁白:

我很快反应过来，巨大的冲击几乎让我把眼前的事情遗忘。

没有了育达书院，这份由孙泰中和查理苏父亲签署的协议，谁也不知道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内容。

我:

嗯，什么时候去?

查理苏:

现在。

旁白:

查理苏站起身，走进卫生间。

他打开水龙头，洗了一把脸，盯着镜中的景象。他的耳中，不停响着瀑布的声音。

紫色眼眸的女人站在他身后。

他该庆幸自己看到的是母亲，而不是什么更加光怪陆离的东西。

? ? ?:

Charlie，现在你明白我为什么选择离开。

我们的生存,建立在别人的死亡之上。

不要再吃那个药了，不要再吃了。

旁白:

查理苏抬起右手，中指的指缘已经微微发红，而他现在仍然感到烦乱。他从未体验过这样的失败。

查理苏:

一切都会完美地开始，完美地结束。

一切都会完美地开始，完美地结束。

旁白:

他将所有想要陪伴他、信任他的身影赶出脑海，直到那里的每一寸都被自己的呓语占据。

查理苏:

Charlie，你所做的没有错。

旁白:

哒。

现在，他又是完美的查理苏了。